

現代文學叢刊

陳迹

黃仲蘇著

中華書局印行

陳 迹

著 蘇 仲 黃



中 華 書 局 印 行

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印刷
民國二十九年二月發行

現代文藝
陳迹 (全一冊)

◎

實價國幣六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著者 黃仲蘇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
上海澳門路

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

(一二四四九)

自序

我最近整理舊書箱，發見了幾十篇被我遺忘的文稿，檢閱一番，感慨萬端！人到中年，哀樂逾恆，這些雖是過去的陳迹，但在我看來，好像還是新鮮活潑而可愛的。

我在這些筆記，遊記，通訊，論文，譯稿裏面，重行把握着了那業已消逝的，不可挽回的青年時代的心情。我撫摸着這一大束稿紙，回想我已往的生活，如同辨味美好的短夢一樣甜蜜而辛酸，情不自禁地流出了幾點眼淚。我長嘆了一聲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『我難道忍心將這些舊稿燒毀了麼？』

這不是我的回憶錄。這些文字並沒有將我過去的生活直接地敘述出來，好像自傳似的；然而我在青年時代對於人生所感發的願望與苦悶，我所加於自然界的愛慕與咒詛，乃至於我研究文學所表現的種種心靈活動，都

在這些篇幅裏面宣洩了一些。

讀者呀！我在陳述我自己的時候，難道就不曾說着您麼？您在這本陳述中，或可發現些同感，並默認，甚至贊同我的見解。我深知我這些言論難免於幼稚或淺薄之譏；然而我相信我對於人生及文學的態度却非常熱烈而坦白。至於我寫作的語調及句勢，好像也還懇切，這或許能够引起您一讀而再讀的興趣；至少，我不能禁止自己使我_不作這種希望。

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三十日上海。

陳迹目錄

自序

春光猶在人間

月夜聽鶯記

飢餓

太戈爾詩選譯

小說藝術

佐拉與自然主義

一位值得贊揚的小說家

譚譚莫泊三

*

*

*

*

*

*

*

*

*

*

一
一
二一
二一
四一
六五
八九
一〇〇
一〇六

我也曾被這一類的疑團所煩惱過	一五
強硬的抗議	一二三
沈寂中的細碎聲響	一二七
長空獨嘹唳	一三五
忠告	一三九
希望與忍耐	一四五
※	
※	
※	
※	
※	
同情	一四七
林琴南先生	一五〇
作品與作家	一五三
紗衣別墅的主人翁	一五九
靈魂的艷遇	一六九
介紹朗宋先生所著論文學史方法	一七五

陳 迹

春光猶在人間

四月的巴黎確是玫瑰花的世界。在街頭巷口的花籃及花店裏，婦女的衣襟上，都堆滿了媚媚天生、驕艷欲滴的紅花朵兒。它被一般人當作愉快的表情，或認為戀愛的象徵；而我則以為它是暮春將欲消逝時臨去的眼波，和我們告別的微笑。否則它的香味決不會如此甜蜜，使人聞了如飲醇醪，昏昏欲醉；它的顏色也決不致這樣紅得幾乎可以亂紫。一月來業已凋謝的百花，好像在玫瑰裏復蘇，它要將種種色香在它身上重新盡量地表現一番，以顯示它惜春的熱忱與努力。

『開到茶蘼花事了！』那掃興的詩句忽然兜上心頭，當我伏在桌上賞玩着瓶內的幾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。

李大和陳八一前一後走進房來。陳八和衣躺在牀上，嘴裏哼着：『春歸何處？寂寞無行路。若有人知春去處，喚取歸來同住。』李大接着就站在那兒，昂起頭來用川調高唱道：『春無踪跡誰知，除非問取黃鸝，百轉無人能解，因風飛過薔薇。』

『這是怎麼回事？你們倆跑到我這兒來一言不發，而高吟山谷的惜春詞。』

陳八突然從牀上跳起來，舉起他那隻時常顫抖不止的右手，向我點着說道：『大好春光猶在人間，切莫辜負了呀……』

李大不等他說完，就笑這：『我們是特來邀你去遊春的，今天在報上看見郊外玫瑰村裏的玫瑰園(Roseaie de L'Hay-Les-Roses)開放的消息，我特爲約了陳八來找你，同去一遊。』

我們在午餐後走出廂所，坐了開赴巴黎郊外的電車，向玫瑰村走去。玫瑰園原是拿破崙第三時代一位貴族夫人的別墅。這位主人愛好玫

瑰，曾經搜集世界各種玫瑰，移植在她的園裏。因為適應氣候及土壤的天賦能力各有不同，由遠東及非洲運來的珍奇名種，到了巴黎以後有些都變了形態，或較原種更為茂盛，花大如盆，或僅縮小似錢，甚至香味顏色都改了原樣。據說現在生存的至少共有八百多種——屬於薔薇科的子目。現在這座花園已歸巴黎市政府管理，每年春季開放，收入門券就撥作花木培養費。

我們下了電車跟隨着許多遊人向花園走去。這個鄉村應該叫做玫瑰國。路旁住家的園中或院內，都種有薔薇科的植物：紫的、紅的、黃的、白的大小花朵兒，都伸出牆外，臨風招展，送出濃香，帶着微笑，歡迎我們這般遊客。我們還沒有走進花園，已經是心醉目迷，應接不暇了。

法國人本以善於經營園藝著稱於世，無論在公共的遊憩所，或私家花園中，一花、一草、一樹、一石，都佈置得井井有條，並且毫不呆板，反而相映成趣，使我們覺得種種形態顏色配合得頗為和諧而美妙。但是這個玫瑰園却於精緻秀媚中，還顯出富麗雄俊的氣概。

我們走進了花園，不約而同地大家都喝起采來：李大叫「好，」陳八說「美，」而我則感嘆似的喊了一聲「俊！」所有園裏的花草樹木彫刻和一片水池，無不婀娜萬態，明媚多姿，各顯精神，組合成一種和諧的美，此時都在嬌艷的春光下面，整個地，迅速地，奔入我們的眼內，向我們表示歡欣與驕傲。這個花園所給予我們的第一個印象實在是太美好了。它用種種色相侵占了我們的視覺與嗅覺，襲入了我們的心靈，頻頻引惹，使我們體暢神怡，忘卻了種種煩惱，拋開了一切苦悶，坦白地、親切地享受眼前的幸福，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難以拒絕的誘惑，於是不由自主地投入了它的擁抱，心甘情願地接受了它的撫弄。

李大和陳八不知在什麼時候離開了我，走向別處去了。我一個人呆呆地立在池旁，作種種幻想：我以為這是一部園藝學的傑作，一幅萬香圖，一首玫瑰行的古體詩，一篇描繪色相的樂譜……一陣風來，吹了許多花瓣落在池中，眼前的景象忽然使我想起一位十九世紀初葉法國女詩人馬丹發爾

冒爾 (Marceline Desbordes-Valmore) 所做的玫瑰曲，此時恰好陳李二人走了回來，我便爲他們低吟我的譯稿：

「曉艷正堪折，還以貽知音。鮮妍喜盈握，什襲貯諸襟，胸懷豈曰隘，藏香意未深。羅衣倏爲裂，花飛不可尋。去去從此辭，天涯應掀舞！飄然解御風，擲身埋極浦。紅雨染清波，衣香一如故；煩君且溫存，花痕猶可數。」

他們倆聽了同聲喝好。於是李大就背誦馬丹發爾冒爾的原詩，陳八也爲我的譯稿修改了幾個字，我們都很高興，十分樂觀，大家都承認譯詩是件快事，並且痛罵「外國詩是不可譯的」那句話爲淺薄無聊。因爲談得起勁，我又將龐維爾 (Théodore de Banville) 一位十九世紀末葉的詩人寫與他友人的原詩背誦了一遍。

陳八問我可曾將這首詩譯出，我說曾譯作語體詩。他繃了一繃眉頭，似乎有點不甚贊成的神情。李大道：「且不管他，讀出來，讓我們聽聽再說。」我無法拒絕，祇好背誦出來：

『少年人切莫憂傷！

總得偉大雄壯，

有如意大利的太陽。

好好兒保留着，

你那美麗的瘋狂。

『這便是智慧：

愛酒與美，

和神聖的春暉。

那便够了，

餘皆虛僞。』

『就是對於嚴酷的命運，

你且歡笑罷，

當那玫瑰重開時，

你得取那些花，

拋擲在你的柩裏。

『睡在墳墓裏，

那還剩下什麼呢？

就算是你，

在春季裏，

曾經過愛戀。

『你得探尋因果律。』

那般無聊的玄學家，

曾對我們這樣說。

費話啊！費話！

我們且採玫瑰花。』

李大聽了連連點頭稱贊，說『不壞不壞！有趣有趣！』陳八却撇起了兩片厚嘴唇，一聲不響。我問他這首詩譯得如何，他搖搖頭，語不對題的說道：『有花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』似乎要比這首詩涵蓄得多呢。』我們一笑，便停止了譯詩問題的爭辯。

我們又重新回到了眼前的實際世界，領略玫瑰園裏的風光。這座花園並不甚大，週圍約有十四五畝，形式是橢圓的，四面都有二三丈高的花架或花棚，棚上架上都攀附着爬生的薔薇科植物，架外却列着一圈圍牆似的高可四五丈的梧桐、樺、柏、楓、榆等樹，碧綠生青，擁護着、陪襯着那無數簇、無數球紅白黃紫相間的玫瑰花兒，使我們感覺到這些花架外一排的高大樹木，顯出勇壯義俠而威嚴的氣概，有如拱衛花園裏萬千安琪兒的天神。

園的中央，闢有圓池，直徑約三丈餘，低而且深，春水蕩漾，園景幾盡反映入池。我們都立在池邊，俯仰顧盼，美不勝收。遠遠望見許多遊人立在一座圓頂的亭邊，指手畫腳，在那兒談論；我們便走了過去一看，原來這是一座羅馬式的小亭，題名叫做「愛的聖壇」，亭中立着一個凡女詩的神像，亭的四週羅列着五六個石柱，柱頂置有花盆，都種着名貴的玫瑰花。陳八發現了一盆淺藍色的玫瑰，奇艷奪目，花大如碗，認為名種，如獲至寶，連連向我們招手。等我和李大走過去一看，柱邊樹有木牌，題名為「療妒花」。陳八不解何意，我便胡謔：「這大概是說任何美女，一見此花，便自慚形穢，失所依據，去其驕意，也就無從嫉妒了……」陳八點點頭，又搖頭不信。

那邊一盆，則花小如錢，而瓣則千層，白色微染紅點，每簇約有五六十朵，團聚在一堆。木牌上標着「微笑」字樣，我們見了這個題名，又看那盆中小巧得惹人愛憐的花朵兒，不覺都含着微笑。走過「愛的聖壇」約數十步，便到了「玫瑰的舞台」。高高矮矮的石柱，分層分格地挺立在那兒，約有二三

百個。每一柱頂均置有花盆，姹紫，嫣紅，嬌黃，粉白，無一不備，而式樣形相則無一相似。此地才真是玫瑰花逞奇鬥艷之所。『假使我們賦有絕頂聰明的視覺與聽覺，必定可以發現它們是在那兒賣弄風騷，一獻身手，爲我們歌舞呢！』我這樣說過，陳李都對我表示會心的微笑。

我們走走看看，說說笑笑，不覺又回到池邊，天色已晚，便走出了花園。我們坐在馳回巴黎的電車裏，大家都保持着沉默，沒有交談，各人心中却深藏着美滿的快感。我們相視無言，從各人的微笑裏，我們相互證實了此行確爲不虛，同時大家也默認了春光猶在人間，我們原不必有所惋惜。

十二年四月九日巴黎。